

從《好的首相》的翻譯看文學翻譯

張南峰

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應用語言學系

《好的首相》（*Yes Prime Minister*）是英國廣播公司所拍的電視連續劇，主題是諷刺英國政客的愚昧無能、政府的官僚作風，以及揭露官場中的種種醜行。情節精采百出，對白風趣幽默，所以很受觀眾歡迎，曾經在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放映，在英國更是政治家和高級公務員指定必看的節目（據說在香港也一樣）。另外，上海電視台曾經在1988年刊出預告，不知道後來播出了沒有。

同時，作者又把劇本改寫成小說，以首相日記的形式出版。^①

本文的目的是把筆者翻譯這部小說的實踐，跟現在的一些翻譯理論互相印證。^②

《好的首相》的翻譯困難主要是文化隔閡和雙關語，下面首先談談我是怎樣處理這兩方面的問題的。

凡是跟主題有密切關係的文化問題，當然必須向讀者解釋清楚。不然的話，原文讀者欣賞的地方，譯文讀者却看得莫名其妙，味如嚼蠟。這樣，就有違原著幽默風趣的風格，等於是既不忠於原著，也不忠於讀者。因此，我不得不在譯文中加了不少注腳。

但是，注腳通常比較枯燥，對讀者的耐性要求很高，不宜加得太多。所以，有時候必須在正文中用比較生動活潑的方法加以解釋：

It's a great policy. A *new deal* for Britain. I shall call it my Grand Design. Hacker's Grand Design. I already have notes for my House of Commons speech in which I shall outline the whole concept: 'From time to time, in our great island story, it falls to one man to lead his people out of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s and into *the broad sunlit uplands*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V.I, p.69)

這一段是說哈克（Hacker）首相採納了顧問的建議，決定取消向美國購買三叉戟導彈系統，把省下來150億英鎊用來加強常規軍力，同時恢復義務兵役制，一方面大大降低失業率，另一方面讓青年人有機會學習文化知識，於是自以為英明偉大，情不自禁地拾取了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的牙慧（*new deal* 和 *the broad sunlit uplands*），為了讓中國讀者能夠稍為領略其中奧妙，翻譯的時候只好「加料」，參照原文的體裁，自己創作兩段編者按：

這是一項偉大的政策，是英國的新政。〔編者按：哈克很希望給自己塑造一個羅斯福第二的形象。〕我就把它叫做宏圖大計，哈克的宏圖大計。我準備向下議院發表整個構想，連發言大綱都擬好了：「在我們這個偉大島國的歷史上，有時候需要有一個人站出來，帶領人民從陰暗的深谷走上和平、繁榮這條陽光普照的康莊大道。」〔編者按：哈克更希望給自己塑造一個邱吉爾第二的形象。〕

這種解釋方法的好處是可讀性比較高，而且跟原文的筆調是一致的，不會破壞原著的統一性。當然，這裏也可以用「譯者按」而不用「編者按」，可是這種做法雖然可能比較「嚴謹」，却似乎有點節外生枝了。

至於跟主題無關的文化問題，假如也同樣逐一解釋，就未免小題大做了。要知道，由於譯文讀者不熟悉原語文化，理解負擔必然比原文讀者大；所以，為了適當減輕譯文讀者的理解負擔，維持他們的閱讀興趣，一些無關重要的細節大可簡化甚至刪削。

假如涉及文化隔閡的部分往往不能單純直譯，雙關語就更加須要靈活處理了。

雙關語常常被認為是最難翻譯甚至無法翻譯的，但其實只要譯者敢於略為改動原文，往往能製造出起碼是近似於原文的雙關語來。例如，本書幾乎每一章的最後一句對白都是Yes, Prime Minister，而這個Yes，並非每次都能順順當當地用同樣的字眼來翻譯，但是假如譯法不統一，就會破壞原著的藝術性，所以有時候只能改動原文，才能統一用“好的，首相”來翻譯這句話：

(At that monent, with Bernard all dewy-eyed with gratitude, the phone rang. I grabbed it. Nobody there. Humphrey coolly picked up the other one. 'Yes?' he said.)

'Yes...yes...yes he's here...I'll tell him.'

He rang off. I looked at him. I couldn't speak. But written all over my face was the question: was it me? Was I unopposed? Had I reached the top of the greasy pole at last?

'Yes-Prime Minister,' said Humphrey. And I fancy that he looked at me with new respect. (V.I, p.58)

他掛上了。我望着他，說不出話來。可是問題已經寫在我臉上了：是好消息嗎？是我嗎？是等額選舉嗎？我爬到梯子頂上了嗎？

“這消息是……”我只能說出半句話來。

“好的，首相，”漢弗萊說。我覺得他露出了一點另眼相看的表情。

這一段是說，首相辭職以後，當時出任行政事務大臣的哈克希望執政黨只推舉他

一個人當候選人而不必進行競選，結果如願以償。爲了把這裏的Yes譯爲「好的」，就只能在前面安排哈克說出半句話來了。

但是，一個譯者總有他的局限性，翻譯雙關語的成功率總不可能達到百分之一百；而雙關語翻譯不出來，有時候會使譯文出現破綻，上文不接下理，令讀者覺得莫名其妙。

這種情況，譯者不能不設法處理。最簡單的辦法是加一個注腳，說明原文有雙關語；有一些文學翻譯作品也確實是這樣做的。可是我覺得，假如這種方法損害了譯文的藝術性，令讀者感到索然無味，而且使譯文變成只是依附於原文而存在的東西，沒有自己的生命，那就並不可取了。

比較好的辦法是譯者「自圓其說」，就是改動上下文，使譯文在沒有雙關語的情況下依然條理通順，沒有破綻，只是少了一個幽默之處而已。

但是如果連自圓其說也做不到，而且刪掉雙關語也不會破壞上下文的連貫性，對於作品的主題也不會造成重大的損失，那就可以考慮刪掉與雙關語有關的部分。

根據粗略的估計，《好的首相》一書中，文字遊戲有上百處（也可能不止），我的翻譯成功率可能是八成多（其中一部分可能沒有原文精采），刪掉的則有十處。

這樣一來，我的譯文的藝術價值就比不上原文了。爲了稍爲補償這種損失，我就按照原文的風格，在適當的地方「添梁加柱」，自己創作了一些雙關語和笑料。

例如原著多次諷刺美國以大欺小的外交政策，所以我也拿美國國務院這個不合常理的名稱來開玩笑，在提到美國國務院的地方（V.I, p.162）加一個注腳，說那是「專門負責他國事務的部門」。其實，我本人對於美國的外交政策並沒有那麼反感，加這個注腳完全是出於對原作者立場的尊重。在整部譯文中，我自己創作的雙關語和笑料約有二、三十處。

此外，在處理文化隔閡和雙關語方面，我有時候還採用了一些「偷梁換柱」的方法，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換例」，比如用中國讀者熟悉的西方事物代替中國讀者不熟悉的西方事物，或者自創一個雙關語來代替原文無法翻譯的雙關語，但是這裏就不舉例說明了。

除了文化隔閡和雙關語之外，還有一點值得討論的，就是發現原著有缺陷怎麼辦。

《好的首相》的原著，在格式、日期、人名等方面都偶爾有一些明顯的錯誤，我相信這只是作者無心之失，而且在這樣一部將近二十萬字的長篇巨著之中，錯誤也是在所難免的，我認爲譯者沒有必要而且也不應該保留這些錯誤，所以凡是我發現了並且可以絕對肯定是錯誤的地方，都不動聲色地作了修正。

此外，正如上文提到，本書幾乎每一章的最後一句對白都是 Yes, Prime Minister。可是不知道什麼原因，在十七章之中，唯獨第一卷的第三章和第八章例外。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嚴重的缺陷，破壞了全書在結構上的完整；我實在不願意看到自己的譯文裏面也有這樣大的缺陷，所以改寫了這兩章的結尾部分，使最後一句對白都是「好的，首相」。

上述這些對於文化隔閡、雙關語和原文缺陷的處理方理，相信可以提高譯文的整體藝術價值，使之接近甚至略為超過原文的整體藝術價值；但是，這些方法裏頭，是否有一些已經超出了翻譯者的權限呢？這就可能是有爭論的問題了。

我認為，我處理文化隔閡的方法，跟奈達（Eugene Nida）、金隄等人提出的等效翻譯原則，大體上是一致的，因為不解釋、不換例、不簡化，就不可能達到等效；大概只有添加編者按的做法可能有問題，不過我認為這只是《論翻譯》一書中所說的「明確交代原文結構中隱含之意」^③的手法的延伸——或者說是靈活運用吧，所以應該不會超出翻譯者的權限。

至於改動原文以便翻譯雙關語的做法，大概也不會引起爭論，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絕大部分的雙關語都不可能翻譯，那又何來等效呢？

但是刪掉無法翻譯的雙關語，就似乎沒有哪一位研究等效翻譯的學者討論過。這大概是因為譯不出雙關語，就談不上等效，所以不在等效翻譯的研究範圍之內。我個人覺得，迄今為止的等效翻譯理論研究其實有一個空白。從理論上說，譯文跟原文大致等效，當然是最理想的，但是在無論如何也達不到等效的情況下，譯者可以怎樣做呢？這方面的研究似乎就很少了。

在這裏，我只想指出，刪掉譯不出來的雙關語，是各種不等效的翻譯方法之中最為等效的一種。

添梁加柱、自創雙關語的做法又怎麼樣呢？等效翻譯原則的提倡者也沒說過。假如以現有的等效翻譯文獻作為法律來控告我越權，那麼我大概只能認罪了。不過，根據我的印象，等效翻譯研究到目前為止，焦點是集中在字句章節的對等關係。當然，假如每個詞語、每個句子、每個段落都達到等效，那麼整篇譯文也很可能跟原文等效；可是如果譯文的某一部分比原文差，另一部分比原文好，加起來的整體效果大致對等，那是不是符合等效原則呢？我看就算這不是理論上最好的等效，也應該是符合等效原則的基本精神的。

最成問題的大概是消除原文缺陷的做法。研究等效翻譯的論文，似乎都有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原文是完美無缺的，所以也很少提到原文有缺陷的時候怎樣處理。可是嚴格來說，原文效果不好的地方，譯文當然也應該效果不好，不然就不是等效了。

在現實世界裏，需要翻譯的東西往往有或多或少的缺陷，尤其是一些實用的文字，例如產品說明、宣傳資料等等，而這一類實用文字的翻譯者，通常都有責任進行修正甚至改寫，消除原文的缺陷。如果說，等效的目標「應該適用於一切種類的翻譯」^④，那麼這些譯者的做法就不妥當或者不屬於翻譯的範疇了。但是在實踐中並不能否定這種做法的需要，無論實用翻譯或者文學翻譯都一樣。

但是，上述這些增刪改動的做法，大致上都屬於紐馬克（Peter Newmark）提出的「溝通翻譯」（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的範疇。

紐馬克指出，溝通翻譯是為假設的一大羣界限不明的讀者服務的，所以譯者在實際上比語義翻譯（semantic translation）的譯者有較大的自由^⑤，又說進行溝通翻譯的譯者是「力求用自己的語言寫得比原文稍為好一些」^⑥，並且應該「『改正』寫得不好以及不正確的部分」。^⑦

不過，紐馬克並不認為溝通翻譯適用於所有的文學作品。他把語篇（text）分為表情、敘事、感召（expressive, informative, vocative）三大類，又把文學分為嚴肅文學、流行文學兩大類。嚴肅文學屬於表情語篇，應該採用語義翻譯；流行文學則屬於感召語篇，應該採用溝通翻譯；而語義翻譯和溝通翻譯的分別，大致上是前者面向作者，後者面向讀者。^⑧

紐馬克雖然也承認語篇很少純粹屬於某一種類型，但是又認為「嚴格來說，感召語篇和敘事語篇並沒有容納表情功能的餘地」^⑨。這樣說來，嚴肅文學和流行文學就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類型了。

於是，我翻譯《好的首相》的時候採用的一些處理方法是否跟紐馬克的理論一致，就完全視乎這部作品究竟是嚴肅文學還是流行文學了。

但其實許多文學作品都是既嚴肅又流行的，而且有些作品可能比別的作品更加嚴肅，同時又更加流行，所以把文學作品分為嚴肅和流行兩類，看來並不十分科學。

就拿《好的首相》來說，這部作品無疑十分流行，可是又有一個嚴肅的主題，並不是純粹娛樂讀者的，而且我認為很有藝術性，所以也應該視為嚴肅文學。實際上，我的處理方法有些等於紐馬克所說的溝通翻譯，有些就屬於語義翻譯，而什麼時候採用哪一種翻譯方法，要考慮許多方面的因素，並不是單靠嚴肅和流行的分別就可以解決的。

翻譯者由於過分強調忠於原文而製造出質量欠佳的譯文，這樣的例子似乎不少，而看來也有不少人認為，文學翻譯比原文差是值得原諒的。要是這樣，那麼譯文比原文好不是更加值得原諒嗎？

己見以為，就文學翻譯而言，等效原則大致上是正確的，但是應該把重點放在整體效果的對等上，並且容許譯者有那麼一點發揮個人風格的自由；此外，還應該把效

果對等引伸為藝術價值的對等。

要達到這個藝術等值的目標，譯者要做到三件事：第一，忠於作者；第二，跟作者心靈相通；第三，敢於跟作者比賽，就是說，你寫得好，我要翻譯得比你更好。

當然，假如原文是一流的文學作品，譯文要比原文好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譯者只有給自己訂下一個較高的目標，給自己較大的自由去發揮，譯文才能達到跟原文近似的藝術水平。不過，假如譯文真的比原文好，那麼我看無論為譯者自己着想還是為讀者着想，都是一件好事，而作者大概也不會見怪。相反地，假如譯文比原文差很遠，那麼作者大概是不會感激譯者的一片忠心的。

我並不是說改良原文可以沒有限度，也不是說我所提出的翻譯原則和方法是唯一的或者最好的原則和方法；我只想說，文學翻譯可以有不同的原則和方法，翻譯者應該有選擇的自由，同時以「各取所需」的態度對待各種翻譯理論。

〔本文原為1990年6月23-24日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漢語與英語理論和應用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宣讀論文，本刊發表時略有刪改。〕

- ① Jonathan Lynn & Antony Jay, *Yes Prime Minister*. London: BBC Books, Vol.I, 1986; Vol.II, 1987.
- ② 譯作選段以《是的，首相大人》為名，發表於《譯海》（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1989年，總第28期，頁81-94。
- ③ Jin Di and Eugene Nida, *On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4), p.104.
- ④ 金隄：《等效翻譯探索》（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9），頁41。
- ⑤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Hertfordshire: Prentice Hall, 1988), p.48.
- ⑥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1), p.42.
- ⑦ 同④，頁47。
- ⑧ 同④，頁39-48；同⑤，頁15。
- ⑨ 同④，頁42。